

论科西克的日常生活批判

潘宇鹏,曹 丽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市 401120)

摘 要:科西克“具体辩证法”的批判对象,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的异化、片面的存在状况,即“伪具体世界”。“伪具体世界”直接表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是一种调节人类生活的节律,本质上是人的造物脱离了人自身,成为某种自主性的、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在深入理解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科西克说明了日常生活的涵义与特征,揭示了其社会历史根源,同时提出,要超越日常生活,就必须诉诸“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

关键词:科西克;日常生活;实践;真理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00-04

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西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努力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相互诠释,以此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努力的结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具体的辩证法》中。在他看来,马克思全部哲学所要探讨并加以回答的问题是“具体存在何以可能”。所谓“具体存在”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的存在方式相对的,它的核心是实现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具体存在”直接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伪具体世界”即“日常生活”,其本质是人的造物脱离了人自身,成为某种自主性的、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与批判构成了科西克全部哲学的核心。

一、日常生活的涵义与特征

科西克对日常生活的解读方式“是一种把日常生活重新‘陌生化’的作法,或者说是人们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哲学批判”^[1]。他首先说明了“日常生活”的涵义,在他看来,人类的每一种生存方式或“在世”都有它的“平日”(即日常生活),平日“不是作为公共生活对立物的私生活”,“也不是与某种高雅的官方世界对立的所谓的粗俗生活”^{[2]53},平日是时间的组织,是控制个人生活史展开的节律。日常生活“首先在于把人们的个人生活组织成每个一天(every day),他们的生活功能的可重复性固定在每一天的可

重复性中,固定在每一天的时间安排表中。”^{[2]53}

日常生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熟悉的、但同时又是未分化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活动与生活都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机械过程。日常生活简捷地存在着,“表现为熟知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将其看作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会提出疑问或对它进行专门的考察,甚至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手边”,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都可以对它进行功利性的操持。因此,“它是一个可信、熟识和惯常行为的世界”^{[2]54}。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在个体的经验、可能性以及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个日常生活世界就表现为“真实的”世界;其次,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其主体是无名的常人。“这是个人能够筹划并控制的、可信的、熟知的世界,是直接经验和重复性的世界”。“平日表现为把千百万人的生活组织成一个规则的、可重复的工作、行动和生活的节律”。日常生活成了“工作日宗教”,是一种习惯的、机械的和本能的行动与生活的节律。在其中演演着两类可重复性和替换,“平日中的每一天都可以换为相应的另一天”,“同时,任一平日的主体,都可以任意换为别的主体,平日的主体是可以互换的。对他们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用印章来标记,毫无不便之处”^{[2]54-55};最后,日常生活的运行具有

* 收稿日期:2008-11-12

作者简介:潘宇鹏(1978-),男,黑龙江巴彦人,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然性。功利主义实践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亲近、熟识、信任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着的个人的意识中,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

二、日常生活批判

在界定了“日常生活”的涵义之后,科西克从多个角度对之进行了具体分析,他首先借用了海德格尔“烦”的概念来说明日常生活的本质。在海德格尔那里,“烦”指的是此在在基本存在状态:此在是在与其世界的整体关系中存在的,其存在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环节,它们构成的统一结构整体即“烦”。科西克对“烦的哲学”进行了创造性发挥,赋予了“烦”以新的内涵,以此来展开他对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

“烦”的第一重内涵,是指“在以社会个体的参与和功利主义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中,个人的重重牵挂”^{[2]48}。海德格尔认为,“烦”是此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此在是“在世界中”并与各种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存在,世界则是一个由此在展开的因缘和意蕴的整体。此在与各种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方式分为操劳和操持两种:操劳是指此在与现成在手或者上手之物的关联,操持则指此在与世内的其他此在的关联。这些关联具有客观性,因为此在已经先在地“被抛”入某种因缘关联中了,无法对这些关联自由地进行选择。在科西克看来,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将日常生活的特殊形式——工作日宗教,即异化了的日常生活——等同于日常生活本身,从而造成了生活的神秘化;更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没有能够说明日常生活状态的社会历史根源:烦的哲学描述的是一种人类源始性的存在状况,但这种普适性只不过是生存论化了的先天论,并没有揭示出物像化系统的构成历史。

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出发,科西克“将海德格尔作为生存论即存在论的‘烦’加以社会历史化,也就是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指认的资本主义现实用‘烦’的源发性和结构加以界定”,他“把烦展示为最基本的构建社会—世界的经济活动,或者反过来说把经济活动诠释为基始性的烦”^[3]。也就是说,烦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心理状态,而是“经过主观转换的人的客观主体实在”^{[2]46}。人在其全部生存中总是陷入境况与关系的恢恢之网,这张客观的关系之网“作为一个操持的世界,作为手段、目的、计划、障碍和成功的世界,呈现在个人面前”^{[2]46},构成个人活动的境遇。当个体面对社会关系之网时,烦就是他在这关系之网中的重重缠绕,因而,烦对于主体来说就构成一个超主体的世界;同时,烦又是孤立社会个体的纯粹能动性,社会关系之网正是通过个体的能动活动构

造出来的,其本质是以各种形态存在的实践活动。个体从自己的主观性出发,将这些关系看作是一个与自身相关联、对自己有意义、由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但实际上,他作为主体是被客观关系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超主体的世界,决定着个体的存在。因而,“烦是两重性的”,个人主体被一个客观关系体系所决定,但他同时也以自己的能动的活动参与构成这个关系网。

“烦”的第二重内涵指向的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即“常人”。“(操持和烦神)活动的主体,它表现为无区分和无名”^{[2]48}。在日常的非反思思维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个体的行为、思想等都是自由的活动、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这一切却都是受“常人”制约的。此在首先是作为“常人”存在的,“‘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4]137}。在现代文明中,特殊性已经被超越了,个体的存在丧失了独特性,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日常生活的主体是可以互换的,可以用数字来标记,从而彻底物化了。作为历史进程主体的人消解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消极的客体性存在,进行重复性的操持活动。因此,虽然人经常被冠以“历史创造者”的头衔,但这个“人”本质上却是常人,这样,历史发展就成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无主体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全神贯注于对世界的功利性操持和操控,却对自身的存在方式一无所知,因为他已经完全消失在这个操控世界中并成为它的一个部分了。此在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整体性,丧失了超越的、批判的生命维度,除了投身于伪具体世界进行“操持”活动,它已经无法想象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了。海德格尔“烦的哲学”描述的正是这种异化的实在,但却不能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能说明它的产生和发展。由此科西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是如何消失在日常世界之中,从这个世界出发解释自己,从而成为纯粹消极的客体性存在的?对此人们通常这样回答:人原本就是他的世界所是的东西,这种派生性生存决定着他的意识,并且规定着他以什么方式解释自己的生存。按照这种观点,每一个个体乃至每一个集体都首先是作为外部世界的派生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的。但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规定却没有说明“谁是这些‘关系’的主体”^{[2]58},迫不得已,它只好用某种神秘化的主体(如历史规律等)来进行“解释”,其结果就是真实的个人成了某种绝对实体实现自身的工具化存在即“常人”。

那么,日常生活为什么会丧失意义,成为“工作日宗教”?人又为什么会沦为一种纯粹客体意义上的

“常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烦”的第三重内涵：烦是“以操持的形式表现的活动”，是一种非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操持是烦的核心环节，正是操持活动的展开过程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与主体创造性的失落。在分析操持活动的基础上，科西克批判了人的拜物教化实践的世界。

众所周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果在于，它“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认的本质”^{[5]101}。劳动标志着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因而这一范畴在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然而在20世纪，劳动被分裂、非人化了，劳动的各个领域都表现为单纯的操持和操控。操持是实践的现象异化形式，它渗透人的整个生活，成为现代人基本的生存方式。操持将劳动过程分割为不可胜数而又彼此独立的环节，每个人所面对的就只能是其中的某个特定的环节，只能是劳动的某个片断。这样，人的存在丧失了总体性，成为进行操持活动的“操控者”。操持掩盖了人类世界的起源，在这种操控性的实践中，人受雇于一个既有“物”的系统，人类世界就“表现为现成的器械、装具和关系的世界，表现为个人社会运动的舞台，他的主动性、就业、遍在和汗水的舞台”^{[2]48}。

在科西克看来，以操持代替劳动所反映的并不是某种哲学思想的性质的变化，而是客观实在本身的变化。从本质上看，“从‘劳动’向‘操持’的转变以一种神秘化的方式反映着人类关系的加剧拜物教化”^{[2]48}，这种转变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在人类过去的社会形态中，个人的劳动还表现为一种原始全面性，他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整个社会着眼，它本身并不构成有机的整体；同时，创造性的劳作与劳作的造物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造物揭示着它们的创造者，标志着人的创造能力，更显示了人的无限潜能。但是，当历史发展至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资本主义分工使得个人的劳动失去整体性，每个人的劳动都只能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劳动成为片面的活动，人也只能以一种片面的形式生活，其存在要依赖于整个社会才是可能的。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强制性地每个个体都纳入到其生产体系中，每个人的劳动由于社会分工都无法获得直接的实现，只有以市场为中介才能实现。由此劳动本身分裂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前者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形式的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则是摆脱了具体形式的一般劳动消耗，形成商品的价值。这样，劳动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发生了分离，在社会交换中，它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此前是人與人直接交换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这种直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状况使人们将劳动的社会历史属性看做是它的自然属性，从而将物和人的资本主义存在样态看做是不变的、永恒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切断了人与自己造物的直接关联，它“把劳作与创作活动分开，把造物与创造者分开”：创造性成为艺术的本性，工业劳作则成为机械的、重复性的苦役。结果，本来作为“主体和创造者”的人就降低到了物和客体的水平，失去了与自己创造的世界的内在关联；物像化的社会关系则凸现出来成为真正的主体，以超验的“经济”（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身份对个体进行统治，这种生产关系获得了高于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反过来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置于其控制之下。

三、超越日常生活的方式

对日常生活的反省使人意识到了它的荒谬性与无意义性，日常生活的异化反映了社会人类实在的异化。科西克认为，日常生活并非一种永恒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平日首先在于把人们的个人生活组织成每一天，他们的生活功能的可重复性固定在每一天的可重复性中，固定在每一天的时间安排表中。平日是时间的组织，是控制个人生活史展开的节奏。’而这些现象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展之后才成为现实”^[6]。那么如何实现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摧毁呢？科西克认为有三种方式：艺术的间离、存在主义的更改以及革命的变革。

对我们来说，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熟识世界”，但这种熟知并非真知，它的本质并未获得真正的揭示。所以，“要表现它的实在，必须撕去其拜物教化亲密的假面，暴露其异化的残忍”，“为了窥见异化了的平日之真情，人们必须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取消它的熟识性，人们必须对它施行‘强制’”^{[2]59-60}。现代艺术采取“间离”的方式实现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摧毁。所谓“间离”，就是拉开间距，使人们无比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为了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真实状况，使人的真实形象得到恰当的表现，现代艺术将人比喻成寄生虫、狗、类人猿，其目的就是暴露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异化。哲学同样以一种“拉开间距”的方式面对日常生活，但它所把握的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而是人类生活的“时代”和构成人类生活意义的“时代精神”，哲学对现实的观照是以“时代精神”为中介实现的，由此哲学才能够“超越

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进而“全面地把握‘时代精神’、深层地透视‘时代精神’、理性地规范‘时代精神’、理智地反观‘时代精神’、理想地引导‘时代精神’”^{[7]400}。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通过对此在非本真存在状态的揭示,要求此在超越异化的活动方式进入本真的存在状态。存在主义提供的超越沉沦状态的方式是直面死亡,回到畏的情绪中并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某种决断。存在主义把“此在”理解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存在,在对众多可能性进行选择的过程中,此在选择了一种本真的生存方式^[8]。但实际上,此在“改变的并不是世界,而是他对世界的态度。存在主义的更改不是对世界的革命性改造,而是个人在世界中演出的一场戏”^{[2]61}。因而,存在主义否定了此在活动的意义,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改变。科西克认为,存在主义的这种“更改”并不是个人实现本真存在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最恰当的方式,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选择”,“这种基本观念,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理论折射,是对现代人类面对的‘文化偏离’的敏感反应,也是对当代全球问题的消极回答”^{[9]192}。

在科西克看来,要真正地超越异化的日常生活,必须诉诸“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2]9}。真理的世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每个人类个体自己的个人创造,“在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过程中,一方面,它的无差别性多样化为人和一般人性;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性的占有把个体转化为人类个体,并转变为一些特殊的、非人类的、在历史上转瞬即逝的特征。如果个体要为自己开辟通向本真性的道路,他就不得不从这些特征中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进化是作为一个人与非人、本真性与非本真性分离的实践过程而前进的”^{[2]59}。在人类化自身、

创造自己丰富本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某种异化、片面的存在状态,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人类实践产物的自主性实存,是人向工具性存在的降格。摧毁这一世界意味着人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人真正占有自己的文化、“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要别人代理”。“实在的世界不是天国的世俗化幻象,不是某种现成的无始无终状态的世俗化幻象,而是人类和个人实现他们的真理的过程,亦即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实在的世界与伪具体的世界不同,它是一个实现真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是给予的和限定的,不是一成不变地模写在人类意识中的东西。宁肯说,真理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着。真理本身是发生着的,它发展着并实现着自身”^{[2]9}。摧毁伪具体和构造具体实在是同一个过程,随着个体和人类的实践进程的展开,伪具体世界的全面统治最终必然会崩溃。

参考文献:

- [1] 张一兵. 经济人与日常性生存的形而上学批判[J]. 学术月刊, 2000(8): 30-36.
- [2] 科西克. 具体的辩证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 [3] 王恒. 辩证法的生存论暨存在论旨趣[J]. 南京大学学报, 2006(6): 5-11.
- [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6] 刘怀玉. 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J]. 求是学刊, 2003(5): 43-49.
- [7] 孙正聿. 思想中的时代[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8] 吴书林. 对海德格尔之“思”的阐释[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116-119.
- [9] 孙正聿. 崇高的位置[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刘荣军

On Kosik's Critique of Daily Life

PAN Yu-peng, CAO L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Kosik's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criticisms is the unilateral and alienated way of existence caused b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at is, the pseudoconcrete world. The pseudoconcrete world expresses itself as daily life. It is a rhythm to adjust human life, whose essence is that human creature strays away from human control and becomes independent to human. 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Heiddger and Marx, Kosik illuminate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 of daily life, and explains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root. In his opinion, to transcend daily life, human beings must seek help from the reality of truth and the form of human reality.

Key words: Kosik; daily life; practice; truth